

兩漢金石記卷第四

講起居廷 齋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夫與翁方綱

器物文上

漢建初尺款

憲囑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右漢建初銅尺今葢闕里孔東塘有記載王文簡  
居易錄記云漢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為  
尺與周尺同因鑄為銅尺領郡國謂之漢尺此或  
其遺歟又引郎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  
與周同自注云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後

漢官尺疑其非漢武也按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建武之銅尺祖冲之之銅尺荀勖令劉恭所造之尺謂之晉前尺者是也二晉田父玉尺則世說所稱田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者也此比晉前尺為一尺七釐矣四漢官尺即以文學奚景所得舜祠下玉律而度之與始平尺同此則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分七釐未嘗明言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漢官尺也玉海所云相傳謂之漢官尺是後人謂之非漢人自謂也然建武銅尺即晉前尺漢官尺即晉始平尺今所見建初此尺則固可據以證建武及周尺者耳

後漢書郡國志憲虜隸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注師古曰音廬夷建初六年為章帝即位之六年辛巳上距建武五十餘年矣然予嘗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漢時諸器無不脗合者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可因以類推明矣

曲阜桂未谷馥云許祭酒鄭司農尚不能定周尺沈冠雲乃居然據以分田制祿殊為武斷江寧周幔亭架云曲阜孔氏所弄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

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  
周官祿田考尺同沈即以此為周尺且云沿傳十  
五等尺較之當以此為真周尺一切周官分田制  
祿悉以此推用矣愚按二君於沈氏之說疑信不  
同蓋稽古以闕疑致慎為主桂君之言自不可廢  
然沈冠雲著周官祿田攷所繪古尺圖實與此建  
初尺無二冠雲云右圖摹宋秦煇鐘鼎款識冊所  
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鎡斲銅尺  
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按高若訥依隋志定  
十五等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蓋此於後人所定

銅尺中為近古且最著云愚按冠雲所摹初非此  
建初尺而今驗其圖正相合則建初尺之即建武  
尺尤為足信矣

尺上陰款凡十四字字在篆隸之間尺字下一筆  
微作側勢今曲尺有摹本則作正筆矣

漢元和二年尊字

漢元味貳季造孔子廟祭器

漢元味貳季造

右曲尺聖廟犧象山雷四尊陽識篆書前十一字  
橫書四尊皆同而大小微別凡四尊為篆四十有

四約每字得漢尺一寸許也後六字分二行行三字未見其器不知鑄於某器某處但就拓本錄此耳元和二年是東漢章帝即位之十年改元元和之乙酉歲是為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之後六年而侍中曹褒定漢禮之前一年也

漢帶鉤字

六年五月丙午

張師信印

右銅帶鉤以建初尺度之長九寸中鏤雲文此字在其上下字僅一分許篆書陽識漢自武帝始有

年號此器但云六年故知是西漢器也考惠帝六年壬子呂后六年己未文帝六年丁卯此三年之五月皆無丙午惟高帝六年庚子景帝六年庚寅此二年之五月皆有丙午此器當屬何時則弗能深攷矣卍即作字古器款識皆如此

又見帶鉤一以建初尺度之長一寸四分其下隱起圓處徑五分文曰宜子二字古文篆陰款又見帶鉤一建初尺長五寸三分其背之上下各有銀鏤三字曰丙午鈎君宜官篆書又帶鉤一建初尺長五寸四分陰款篆書景初元年五月丙午

造凡九字攷魏明帝景初元年五月丁酉朔丙午  
是其十日也又江秋史有帶鈎二一曰建初口年  
五月丙午造一曰永平口年五月丙午造合前二  
鈎皆云丙午蓋漢魏鑄鈎用五月丙午日也此可  
作帶鈎故實

漢建昭鴈足鐙款

建昭三季考工：輔為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八  
兩護建佐博畜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內者第五 故家

後大爵

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季賜

乙己秋陝西按察使王述庵昶札來以所得漢同  
鴈足鐙款文拓本見寄或云此鐙即揚州馬氏家  
所藏厲樊榭詩所詠也予按其文與樊榭所詠馬  
半槎藏竟寧元年之鐙迥不相同其非一器無疑  
且以證予曩辨樊榭釋文之誤所益為不少矣  
薛尚功鐘鼎款識載漢銅鴈足鐙二行鐙二內者  
鐙一鹿盧鐙一耿氏鐙一其款文皆止年月一條  
未有更起年月為二文者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季  
賜於陽朔元年一器之中有西漢文二焉尤重可

寶也

後大尉三字著其度置之地故家二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二文蓋皆陽朔元年所補鑄也詳驗故家二字筆如鐵絲亦與前文微有不同

漢竟寧鴈足鎧款

竟寧

此間二字鈿据鴈

護為內者造銅鴈足鎧重三

樊榭

此確是三字

斤十二兩護武耒夫廟掾廣漢主右丞

賞守

此間二字蝕据

護工卒

此確是卒字樊榭釋作衣誤

史不禁

省

此省字樊榭誤

□

此似中文字樊榭誤

宮內者第廿五

受內者

曩見厲徵君樊榭集漢銅鴈足鎧歌為半槎賦自注繫下銘云云其詩蒲阪首山青透地黃帝鼎成龍胡垂云云丁酉秋於錢唐黃小松易篋中得見半槎所藏是鎧款文拓本蝕漫已甚然就其可辨者則第一行末一字實是省字第二行第一字則蝕去其半矣樊榭乃以此字誤連前行末一字讀為首山二字遂以蒲阪首山為故實而作詩蓋因薛尚功鍾鼎欵識載有首山宮鎧其文云蒲反首山宮銅鴈足八寸云云此薛氏所錄自別是一鎧且其首山二字本相聯成文也今此鎧則前一行

末自是省字並非首字其第二行亦非山字何得  
以首山二字傳會強就薛氏之書且逕以蒲反首  
山之器硬爲裝題有是理乎

即以薛氏之書驗之其孝成鼎云建平三年造守  
令史永省又大官壺云建武二十年造主太僕監  
掾蒼省又綏和壺云綏和元年造主守右丞同守  
令寶省證之博古考古二圖皆合蓋省乃省察之  
義猶漢碑察書察字也安得誤爲首字乎

是器文已極蝕難辨竟寧元年下爲內者之上當  
是人名亦恐未必是護字今姑依樊榭集錄之

予今得王述庵所寄建昭三季一鐙拓文以半槎  
所藏鐙拓本形模尺寸比較規圓相去不遠而建  
昭一鐙其繫樣徑圍視竟寧者稍弱耳固知竟寧  
之鐙三斤十二兩建昭之鐙三斤八兩無可疑也  
若依樊榭所釋作四斤十二兩則二器不應如此  
懸絕致使後人必有疑漢世權量不符者矣又漢  
世官名有卒史而無衣史且此字拓本尚極分明  
是卒字也此器之文凡五十一字而樊榭所釋乃  
誤其四可不慎乎且鐙繫下刻字記年與工名者  
弟可謂之欵識亦不得謂之銘也

戊申冬述庵調江西布政使予適以試事在南昌  
借此器來諦翫古光疑澤槃仰底覆中承以脛下  
卓三趾其字建昭至故家四十五字旋於槃之下  
今陽平十三字六行在槃之側後大厨三字在底  
之跟以漢建初尺度之其槃凡為圈二重外一重  
圍徑五寸內圍徑二寸其周輪高八分厚一分底  
橢而微長前近趾處微寬後近跟處微殺橫度之  
則前寬三寸一分後二寸六分也通計高六寸云  
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耳然此款文云  
重三斤八兩而以今權權之重一斤八兩則漢權  
之較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之視今度殺不及十  
之八此予親見其器而得其權度之槩如此者○  
今日攷古度量其可信者惟建初尺耳建初尺當  
今營造尺七寸四分強刪其他措拄者特是當時  
朝野遠近所用偶有參差耳稽古者可以無多致  
疑矣

漢鑿斗字

元康元年考工工賢友繕作府書夫建議萬年縣長  
當時主令長平右丞義省重一斤十四兩

石鑿斗字隸書二行三十六字在柄之下面工字



重文作二考漢宣帝晉惠帝皆有元康之號審此  
器文字古質必漢器也其字體雖極小然與五鳳  
二年字正相埒是篆初變例時也鐘鼎款識云凡  
漢器必謹其歲月與夫造器之官記所謂物勒工  
名以考其誠是也是器藏海鹽張芑堂燕昌家芑  
堂自為記云顏師古急就篇注鏹斗温器也似鈔  
而無緣王應麟曰鏹斗也温器三足而有柄趙  
希古洞天清錄云刁斗無足鏹斗有足是斗下有  
三足其銘云云賢友乃繕作人之名府畜以下或  
署官署名皆不署姓氏也

萬年下一字芑堂釋作般予按當是縣字漢書地  
理志曰左馮翊萬年縣高帝置師古曰三輔黃圖  
云起萬年陵是也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堂治  
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  
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  
百石是為長吏又云畜夫職聽訟收賦稅此器自  
府畜夫以下凡四人建當時平義皆名也上一人  
云繕作者工之職下四人摠言省者官所司也胥  
雖似股字股亦縣名然股屬勃海郡不應遠與三  
輔之邑連書故知是縣字也其曰右丞者百官表

止言縣有丞不言左右是又可以補史家所未及矣

漢鑿斗柄字

八秀

右八升二字陽文篆書在鑿斗之柄桂未谷拓以相寄者未見其器

元延銷

長安葺厨銅三斗銷世枚第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元零十日造

右藏嘉興黃氏未見其器就拓本量之口徑一尺

四分漢建初尺之尺有五寸也腹深則未之審也銘在其脣之右曰長安共厨銅三斗銷卅枚第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元年十月造篆書廿五字作一行直下與博古圖所載梁山銷橫書之式不同而口徑大過之

說文銷小盆也从金冑聲冑从肉口聲口音韋而倅尚功鍾鼎款識書作了此器又作已皆漢人篆勢之變也延内正字上畫内垂尚存六書之意第字从艸則非矣

嘉興姚上舍巽齋江春以此拓本見遺并示其鄉

人曹君仲謀秉鈞所為跋云辛丑夏同王石農觀於黃思堂家文云十五斤八兩以今權權之祇得八斤文云三斗以今量量之祇七升七合楓窻小牘載宣和三年二月新鄭門官夫陶溝從助產朱婆婆廬外溝底得一銅器如壺兩旁有環腹上有線其色翡翠間之以綠其文曰綏和元年供王昌為湯官造卅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掾臨王守右丞同守今寶省第重六斤漢權雖減不應如許是古人已有此疑今此銷亦得諸新鄭土中色純綠權之輕重略相等而量之相懸比權尤甚惜袁公小牘於二斗之數略而不書不知又何如也又宋陳後山談叢載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鍾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按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則是漢之衡與宋約輕其半量不及十之四而今之量衡與宋相等也顧衡量起於累黍本於黃鍾不應互異如是秉鈞記方綱按曹君以古今權量不同為疑予嘗以漢建初尺驗之建初尺與劉歆銅斛尺同當今衣工尺七寸耳曲阜顏氏所藏木尺亦云周尺止當今尺六寸當宋三司布帛尺七寸五今耳郎仁寶次列

夏商以來之尺無一合者度既如此權量可知又豈能盡比而同之耶但曹君跋內尚憾楓窻小牘於二斗之數略而不書然攷小牘所載此器出土在宣和三年其時權知開封府事王革上之即已入當時秘府矣其時秘府準量乃曰容六升二合重五斤有半是同一時所量而官私之文已不相符何況古今紀載更多淆訛何可勝原然漢時權衡度量大較與今制參驗之數則已略具於前條鴈足鎰款下矣又小牘及后山談叢所載二器皆收入薛氏鐘鼎款識而綏和壺內和字薛氏摹

誤周陽鍾容十斗斗字薛亦誤作升至於重卅八斤下有第卅字第亦从艸知漢時佐史之篆不盡衷於六書則安見其時權量必盡衷於六律耶而或者又併此銷疑之則亦過矣○媿上舍少年嗜古僑居京師日與予次兒樹培往復攷核金石文字乃甫歸里而疾卒傷其有志未就因附書於此俾其姓名託茲編以弗湮也

漢中平二年洗字

中平二鬲冑世造

右漢洗文一行七字篆書曰中平二年冑世造其

右魚左鳥曲且桂未谷見此器于洛陽以拓本見貽富世二字蓋造器者之名漢洗多以吉語爲文若此著其年與人名者蓋罕見云

漢禹氏洗

禹氏富貴昌回侯王樂未央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樂未央王十字上有禹氏二字合十二字字在篆隸之間其兩旁左羊右鶴鶴取其壽則羊亦取其祥也漢洗著氏者亦所罕見

漢吉羊洗字

尚羊

右吉羊二字陽文畫一羊於其左張芑堂曰吳門陸貫夫起曾藏此漢銅洗有紋作羊形銘曰吉羊按說文羊祥也漢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羊洪氏隸釋云漢代器物多以羊爲祥又吉作尚諸家篆書所無存之可備一種篆法愚謂羊字篆法此亦篆書所無不獨吉字也蓋漢人器用之字多以意屈曲自成章法尔

漢宜子孫洗字

宜子孫

右宜子孫三字陽文兩旁作雙魚而其首相連蓋

亦比目類也此三字在篆隸之間即古隸也

漢大吉羊洗字

大吉羊

右大吉羊三字陽文其兩旁上作雙鴈下作雙魚羊字作羊又一體勢是隸非篆也

漢大吉洗字

大吉

右大吉二字獨大於他洗海寧沈匏尊以拓本見示其字勢欹斜之中縱橫特甚隸之奇者止拓此二字不知其四邊繪文若何

漢宜侯王洗字三種

富貴昌宜侯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有雙魚

富貴昌宜侯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有雙魚外有兩獸

張芑堂云爾今止見摹本六字未見其魚獸

富貴昌宜侯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無繪文

漢雙魚洗字

富貴昌宜侯王

右富昌其宜王五字篆書旁有雙魚

漢雙魚洗字

富貴昌口

右富貴昌三字篆書昌下一字殘缺旁有雙魚張  
芑堂金石契載此洗字云按繇續富貴昌乃蜀昭  
烈帝鑄器之銘

新莽量銘

凡六段悉依其  
原摹行次書之

黃帝初祖

禮市于虞

虞帝始祖

禮市于新

歲在火燄

龍集戊辰

戊辰直定

而命多民

據土禮受

正號即真

改正建丑

氣壽隆崇

同律度量衡

繩當前八

龍在己巳

歲次實枕

劫班天下

萬國永縛

子二孫二

亨博億奉

右篆二十行行四字惟第十三行五字以建初尺  
度之每字將及一寸許

律嘉量斛

方尺而圓其外

施兩九釐五毫

稟百卯十二寸

擘尺

積子卯百廿寸

容十父斗字

右篆七行

律嘉量多斗字

方尺而圓其外



廔房九釐五豪

廔百卯十二寸

牌斗

積百卯十二寸

容十斗 升字

右篆七行

以上二段每字五分許

律嘉量 升字

方寸不圓具外

廔房一釐九豪

東中百廿八分

牌二寸五分

積萬卯子二百分

容十合

右篆七行

律嘉量合

方寸不圓具外

廔房九豪

東百卯十二分

牌斗

積斗卅百廿分

容二齋

右篆七行

律嘉量齋

方斗天園其外

廔房九豪

稟百卅十二分

漚五分

續八百一十分

容如黃鐘

右篆七行

以上三段每字或二分許或三分許

右新莽時量銘五段前一段其銘文也後則分鑄於斛斗升合齋者也漢書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廔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注鄭氏曰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豪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也愚按王莽銅量未知存否今所見摹本篆文

五段如此依而錄之

按王莽初始元年即居攝三年戊辰也其年十一

月戊辰是年十一月癸酉朔則此莽至高廟拜受

金匱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以戊辰直定御王

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

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

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

黃犧牲應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注以戊辰

直定者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也以雞鳴為時者

以十二月為正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以土繼

火故尚黃萬物紐牙於丑其色白故應正用白也

此銘云龍集戊辰此句謂戊辰年也又曰戊辰直

定此句謂戊辰日也又曰龍在己巳則謂以此銅

量班行郡國在始建國元年己巳也

梲即稽字亨即享字冥即寬字澤即深字市字則

摹本之旁舊有釋云市字以愚意非市字也說文

市艸木盛市市然象形八聲讀若潑普活切當即

此字也此市字隸作市而與米不同米讀若贖分

梲莖皮也顧南原隸辨云从米之字米變作市譌

从市或譌米相混無別也蓋沛肺柿皆从市索姊

之類亦皆从市而隸辨又云說文市字从中从八  
隸變作𠂔亦作𠂕南索字皆从之姊从𠂔从一或  
作姊則與从市之字無別矣按隸辨此二條所詁  
皆是然姊則从市而市从𠂔也此銘云黃帝初祖  
德市于虞虞帝始祖德市于新則即淳發茂盛之  
意漢書王莽傳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  
於天下曰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  
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此文云德市于虞德  
市于新即此類文法無疑也當新莽之世市市不  
分多毛相混以至兪上加計稽芻加邑寬深變體  
形聲難以悉準所以許神重不能已於說文解字  
之作矣

漢建安弩機字

建安廿二事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檣福  
右漢銅弩機一以建初尺度之高九寸五分長七  
寸濶寸七分重今等四十七兩七錢機間立度以  
銀約之為分寸則正當建初尺之三寸五分而每  
五分約為四格在上半之末所謂機有度以準望  
者也銘在中層之陽面云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  
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檣福凡隸書二行十九字字

細止一兮許攷宣和博古圖所載書言府弩機不言其銘在何處近日李鐵君於涿州市中得銅弩長四寸強高四寸弱濶二寸重一斤有奇色黝碧而澤以為攷之宣和圖譜即延光書言府之器也然鐵君不言其有銘而宣和圖中之弩機凡有七器則未知鐵君所見果是延光者否又宣和圖與鐵君集皆以所見今尺為度不若以建初尺度之也建安廿二年為漢獻帝丁酉歲八千五百者其次弟之數也楮福蓋工師姓名

漢帳構銅字

廣六尺長一丈澤深高八尺五寸銅平帳構邊長構右帳構銅字陰文隸書凡二十字海寧沈範尊所見拓本摹以相贈其字極細而精勁淳古在厲樊榭所詠魏景初帳構銅字之上當是漢代之物無疑漢器無年月者甚多不必異也

附魏景初帳構銅字

景初元年五月十日中尚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澤深平坐帳上廣構銅重二斤十兩

右魏景初帳構銅字陰文隸書凡三十二字海鹽張芑堂以拓本見示其字微有出波厲樊榭詩自

注云帳構銅狀圜如筩徑一寸長四寸許中空而底方旁出岐枝有孔上有字云云邗上方西疇所藏愚按帳構銅之名樊榭謂僅見於南史崔祖思傳然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及西京雜記已皆有之不獨南史也至於景初之字本不可臆斷為何人樊榭詩中以為韋仲將筆者特詠歎之詞未可以為據也而丁敬身復作詩駁之謂當是邯鄲淳所書則亦同無所據耳

尚方故治字

尚方 故治

八千

右銅器四方中空以儻建初尺度之長五寸二分五釐前一孔長二寸三分寬二分背三孔長各一寸一分寬二分四面寬各七分前有陽識字凡作三層上層橫書尚方二字中畫一獸中層直書故治二字下有隆起處當孔之首其底亦如之下層三字分書於孔之兩旁左曰方右曰八千凡七字故治以下五字皆作杈筆尚方二字則不杈也中空之內上有四銳皆斜向內下則無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尚方令丞屬少府注曰主作禁器物也後漢書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

四清堂言卷四  
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員吏十二人吏  
從官六人皆屬少府章和目下加尚方考工別作  
監皆六百石宦官為之轉為監副或省據此則尚  
方之職雖前後同隸少府而當東漢時所治屢有  
兼增矣此言故治者是明此器為尚方所舊辦非  
新增之器物也準此言之當是東漢時器曰萬曰  
八千其次弟之數也其器之用則不可曉矣又按  
洪氏隸續晉銅澡槃款識云泰始元年口月七日  
右尚方治御府故二斗五升銅澡槃重九斤八兩  
第二字甚小而適勁東都工於隸者未能遠過據  
此條則此器或亦晉初時作未可知也今姑附錄  
於漢器後以俟更攷之

舉契文二

季芬圭合

鈎弋宮

右二器形制一同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二分寬  
三分許字在其旁皆篆書陰款其四字者藏吳門  
毛氏家海鹽張芑堂明經燕昌武進趙味辛舍人  
懷玉先後以拓本相貽者也芑堂云重一兩八錢  
五分此則以今衡權之也芑堂云是平陽封宮匹

字其三字者錢塘黃秋盒通判易所得拓本亦皆  
未見其器錄於此以俟攷

芑堂云漢宮舉契也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武  
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樊宣陽聚東南然此  
器之文於它書未有所考姑存芑堂之說附著於  
漢器之末以俟更詳之

漢安井券

漢安二季六月朔

潁陽里墮建

井迺作神券永

無極

泉深三丈有五

二季長陳正二百 蕩陰龔敬臣百

平原鮑亮三百 雒陽呂仲仁百

下邳東高臣百

彭城長郢鄆熊宣季五百

豫州宋孟百

海鹽張芑堂以漢安井券搨本見示云吳門陸貫  
夫所藏得於崑山徐氏傳是樓者不知其是金是



石也。搨本以建初尺度之，高四寸，橫長七寸，前後字各五行，後姓名字僅及分許。凡出錢者七人，按漢碑出錢人名，或舉其縣，或舉其郡，而系以縣從，未有書總部之名者。若此文之豫州，則是十三部之總名，而書於人名之上，有是理乎？其字法雖極似漢隸，然其字多係禮器碑陰上二橫內之字，則亦不無可疑。未見其原刻，不敢臆斷也。姑就搨本錄之，以俟博攷。

陰  
上  
二  
橫  
內  
之  
字  
則  
亦  
不  
無  
可  
疑  
未  
見  
其  
原  
刻  
不  
敢  
臆  
斷  
也  
姑  
就  
搨  
本  
錄  
之  
以  
俟  
博  
攷



